

闻一多致梁实秋一封书信考释

陈建军 戚 慧

【摘要】1934年5月10日,闻一多致信饶孟侃,并附有其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。信中,闻一多对《学文》月刊第1期不用梁实秋译稿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作了解释,同时对梁实秋“自贬身价”的行为也进行了忠告。这封没有寄给梁实秋的信,为已版《闻一多全集》所失收。

【关键词】饶孟侃;《学文》;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

【作者简介】陈建军(1964-),男,湖北浠水人,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、写作学研究;戚慧(1991-),女,安徽宿州人,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写作学研究(湖北 武汉 430072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长江学术》(武汉),2020.4.31~37

迄今为止,已发现闻一多致梁实秋书信共有36封,其中34封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2卷。另外两封,一见于梁文蔷《为梁实秋〈谈闻一多〉补遗》^①;一见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《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》(闻立鹏、张同霞、闻丹青编),是目前所知道的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最后的一封信。

一

收入《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》的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一封信,系据原件影印,共四页纸,附于闻一多1934年5月10日致饶孟侃信后。兹全文逐录如下(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):

实秋老友:

顷公超自电话中传诵大札,逖听之余,曷胜骇怪。此次吾人自出钱,自作文,办此刊物,正以朋好中不乏能执笔如吾兄者,故弟与公超敢毅然发起,而吾兄屡次书面及口头之赞同,当然出自诚意。盖以我辈之交情,与我辈在社会所处之情势论,若不自相合作,更与何人合作?且我辈果能合作,亦自有造成一局面之可能,何遽欲自暴自弃哉!今一期已出,木既成舟,一般批评,亦不甚恶,正当一鼓作气,精益求精,则数年来我辈所受之奚落(吾兄当然亦在我辈之内),庶几一旦湔雪,宁非快事。今来函竟有偷懒云云,是何居心,百索莫解。吾兄为人爽直,素为侪辈

所推仰,然往往亦有极不爽直处。今之偷懒云云,爽直处乎?不爽直处乎?弟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,断曰此不爽直处也,打官话也,故意的开玩笑也。请进而推测此语之来因与动机,则一曰前次来稿未被披载也。二曰吾兄办《益世报》时,平中同人未捧场也。第二点较简单,请先答。益世副刊虽系吾兄主持,然性质与此次我辈自办月刊究稍不同。老实说,我辈办《学文》,不免有与他方对抗性质,故稍一松懈,其结果之严重,有不堪设想者。且以弟个人论,不善作简要之短文,生性不厌琐碎,故每作文,千数百字不能尽意,如此次所作论《诗经》之文,即与副刊篇幅不合也。吾兄若因弟等未为益世副刊撰文而见罪,不亦责人过严乎?关于第一点,弟之感想尤多,恨不得与兄晤对,作深夜之长谈。《学文》有与他人对抗性质,前已言之。北平方面,新起刊物之多,竞争空气之烈,恐吾兄僻处海隅,尚未深知。纵知之,亦未亲身经验。弟与公超则无时不在紧张状态中。环顾周身,朋友少而敌人多,故刊物一出,几乎非篇篇精彩^②,不足以致胜;非平平无大过失之文字即可塞责也。兄之译稿,无过失之文字也。如此文字,出自小卒之手犹可,出自梁实秋则不觉唐突西施乎?吾兄岂肯以平平之面目,在此严重阵容之下与世相见者哉!为刊物计,为吾兄计,译稿决不能在第一期登出。非但如此,个人愚见(不代表公超),即第

三期亦不当载此文字也。莎翁所咏,非莎翁之精彩;马氏所论,非马氏之精采;梁君所识,亦非梁君之精采。总之,此文只可作标准的翻译教本,作《学文》之台柱文字则不可。此则弟敢冒万死以正告吾兄而不疑者也。足下既为台柱人物,自当以台柱之手笔自任,何乃自贬身价,但求塞责耶?若潦草塞责,则人人能之,何待于足下?吾兄孤踞海隅,尊为人师,一市之名流,一校之名教授,岸然自喜,骄气逼人。今弟与公超竟黜吾兄之文而不用,诚出吾兄之意外,其失望可知也,其愤慨可知也,然而长此以往,窃为吾兄危之。盖吾人之对手多矣,后起之秀俊亦多矣。骄必败,不易之理也。吾兄好作批评文字,摘人一二事实之误、字句之疏,往往中肯,而吾兄自作之文字,诚能立于不败之地,无事实之误、字句之疏,因益沾沾自喜。虽然学问之道不只此也,消极的不错,虽难能而未必可贵;积极的精采,亦难能亦可贵矣。不错可以穷人之口,有精彩始能服人之心耳。吾人办此刊物,意欲与人抗衡,亦自恃同人文字或不无些许精采足资供献于读者,不然则灾梨祸枣,可以自欺不能欺人也。弟作此书,自知狂妄不逊,然叨在末契,药石之言,但求上回清听,翻然改图,非欲自绝于足下也。承许之万言长文,倘蒙赐下,则拜领之余,定当肉袒负荆,再赎前愆,无任惶悚屏营之至。顺候

撰安

弟多再拜

五月七日灯下^③

这封信末署“五月七日灯下”,即致饶孟侃信之前三天,具体年份是1934年。闻一多在致饶孟侃信中说:“附上一封写而未发的信,其中的背境你可以猜到,寄给你看看,看完毁去它。这也是此次办刊物的一件掌故。但我的感慨却多得很,噫,不足为外人道矣!”^④饶孟侃看完后并没有“毁去”,反而将这封“未发的信”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《闻一多全集》已收入闻一多致饶孟侃信,是“根据手书刊印”的,但不知何故,竟漏收了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这一封信。闻一多嫡孙闻黎明在其与侯菊坤合作编著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中,也未

著录有关这封信的信息。

二

1933年6月,《新月》月刊停刊。同年9月,新月书店转手商务印书馆。新月派失去重要阵地之后,叶公超与闻一多等人屡次商议创办一种新杂志。据叶公超回忆:“当初一起办《新月》的一伙朋友,如胡适、徐志摩、饶孟侃、闻一多等人,由于《新月》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告停办,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:民国二十二年底,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,谈到在《新月》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,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。”虽然面临资金问题,“不过,大家对办杂志这事的兴趣仍然很浓,并不因为缺乏财力而气馁。讨论到最后,达成一个协议,由大家凑钱,视将来凑到的钱多少作决定,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”。^⑤1933年底,在新月同人支持下,叶公超、闻一多等开始筹办《学文》月刊。1934年春,学文社成立,主要成员有叶公超、闻一多、梁实秋、沈从文、林徽音、余上沅、饶孟侃、孙洵侯、孙毓棠等。同年5月1日^⑥,《学文》月刊在北平创刊,叶公超编辑,余上沅发行。从定刊名^⑦到组稿,到和叶公超一同主持编务,闻一多参与了《学文》月刊创办的整个过程。1934年7月,叶公超出国度假。8月,《学文》月刊第4期出版,该期版权页“编辑人”项下署名仍为叶公超,但实际上是由闻一多和余上沅、吴世昌代编的。

闻一多与梁实秋交情甚笃,他与叶公超发起创办《学文》月刊,梁实秋当然是支持的,正如闻一多所说:“此次吾人自出钱,自作文,办此刊物,正以朋好中不乏能执笔如吾兄者,故弟与公超敢毅然发起,而吾兄屡次书面及口头之赞同,当然出自诚意。”可是,梁实秋致信叶公超,竟然“欲自暴自弃”,且有“偷懒云云”。听了叶公超电话传诵梁实秋来函后,闻一多感到“曷胜骇怪”,“百索莫解”梁实秋“是何居心”。他给梁实秋写信,实有“问罪”之意。在他看来,梁实秋为人爽直,但往往也有极不爽直处,所谓“偷懒云云”,就是“不爽直”,是“打官话”,“故意的开玩笑”。闻一多对梁实秋何以出此言的“来因与动机”作了推测,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点:

一是梁实秋主办《益世报》副刊时，“平中同人未捧场”。

1932年，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应天津《益世报》主笔罗隆基之邀，负责编辑副刊《文学周刊》。同年11月5日，《文学周刊》创刊，翌年12月30日停刊，共出57期。大概因稿源不足，梁实秋不得不亲自动笔，并变换使用谐、谐庭、璘、刘惠钧、程淑、莲子、吴定、周振甫、徐文甫、文甫、定之、百紫、周绍侯、沈先民等笔名。有时整个版面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是他写的，有时他甚至独自一人包揽了整个版面。除梁实秋之外，在《文学周刊》发表过作品的，另有赵少侯、费鉴照、丁金相、韩朋、徐芳、陈梦家等。其中，赵少侯、费鉴照是青岛大学外语系教授，与梁实秋有共事之雅；丁金相、韩朋是青岛大学的学生；徐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；陈梦家是闻一多的高足。陈梦家和费鉴照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，但并非“平中同人”。所谓“平中同人”应该是指以闻一多、胡适、叶公超、余上沅等人为代表的时在北平的新月派成员，他们都没有给天津《益世报》副刊《文学周刊》供稿。对于为什么未为《文学周刊》撰文，闻一多的解释是：“且以弟个人论，不善作简要之短文，生性不厌琐碎，故每作文，千数百字不能尽意，如此次所作论《诗经》之文，即与副刊篇幅不合也。吾兄若因弟等未为益世副刊撰文而见罪，不亦责人过严乎？”闻一多所说“论《诗经》之文”，即指《匡斋尺牍》^⑧，共十节，近两万字，连载《学文》月刊第1期和第3期，似与报纸副刊篇幅确实不合。不过，倘若闻一多真为《文学周刊》撰文，即便篇幅较长，想必梁实秋也会刊发的。因此，闻一多的这一解释多少有点勉强。^⑨

二是《学文》月刊第1期未披载梁实秋来稿。

1934年4月24日，闻一多致信饶孟侃，介绍《学文》月刊创刊号出版情况：“《学文》毕竟付印了，原拟五月一日出版，现恐须稍迟数日。……本期我辈朋友中，唯你我两人有稿。实秋因正式文章来不及写，寄来短短一篇翻译，上沅一文洋洋数千言，废话居多，皆不曾登载，公超则因文虽做完，自觉不满意，故亦未出台。”^⑩《学文》月刊第1期刊登了饶孟侃的

《懒》、孙洵侯的《太湖》、林徽音的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与《九十九度中》、孙毓棠的《野狗》、陈梦家的《往日》、杨振声的《一封信》、季羨林的《年》、李健吾的《萨郎宝(Salamambo)与种族》、卞之琳的《传统与个人的才能》和闻一多的《匡斋尺牍》。来稿中未刊的有余上沅的长文和梁实秋的译稿。梁实秋的译稿即指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，译自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《货币》之一节，其中论金钱的两段文字援引自《雅典的泰门》第4幕第3场，皆为主人公泰门诅咒黄金(货币)的独白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抽象难懂的理论，使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，马克思常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字。如，《资本论》在分析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时说：“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，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。”^⑪马克思在给这句话所作的脚注里，也引用了《雅典的泰门》中“金子？黄的，亮的，宝贵的金子？”这一段文字。除引用莎士比亚《雅典的泰门》之外，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“货币”一节，还引用了歌德《浮士德》第四场《书斋》片段。梁实秋的译文并未涉及这方面的文字，或许Adelphi月刊上的原文根本就没有，或许梁实秋仅是节译。

早在1932年12月10日，梁实秋曾以笔名程慎吾，将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这篇译文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第6期。^⑫在这篇译文之后，梁实秋附了一段“编者案”，交代了译文的来源并谈了自己对马克思这一段文章意义的认识：

此文系译自本年十月份之Adelphi月刊，此月刊为英国现代批评家梅莱(J-M-Mviiay)所编辑，他近来思想“转变”了，自称为马克思(思)主义者，月刊亦变为英国独立工党机关报之一了。马克思这一段文章很有意义，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：(一)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天才(，其伟大处之一即是他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阶级，他的作品包括所有的人类，自帝王贵族至平民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位置。讲到人生没有人比莎士比亚更观察得透澈深刻。《亚典的提蒙》^⑬一剧，有多少的讽刺！有人说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的艺术

家,说这话的人应该先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,再看看上面马克思的这段文章。(二)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,他的艺术是用一面镜子来反映自然。马克思不是艺术家,他的思想是有自成一派的体系的。马克思引莎士比亚的一段文章,从而发挥之,我们固不能因此即谓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思想是一致的,但于此我们可以感得唯天才能识天才,并且亦可看出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对人生的态度的不同。莎士比亚在《亚典的提蒙》一剧所表现的是极度的愤世嫉俗,此种态度并非莎士比亚之全部人生观,仅其对人生观察所得之一部。马克思所以抓住这一段文章者,系因为这一段合于他的学说,故借他人之酒,浇自己之块垒,他的学说是前后一贯的。这大概是艺术家莎士比亚与思想家马克思的一点不同处罢?^⑩

不用梁实秋译稿,很有可能是闻一多的决定。问题在于,为什么不用?闻一多的解释是:“兄之译稿,无过失之文字也。如此文字,出自小卒之手犹可,出自梁实秋则不觉唐突西施乎?吾兄岂肯以平平之面目,在此严重阵容之下与世相见者哉!为刊物计,为吾兄计,译稿决不能在第一期登出。非但如此,个人愚见(不代表公超),即第三期亦不当载此文字也。”他认为梁实秋译稿虽“无过失之文字”,“可作标准的翻译教本”,但终究是“平平之面目”,因为“莎翁所咏,非莎翁之精彩;马氏所论,非马氏之精采;梁君所识,亦非梁君之精采”。为什么说“所咏”“所论”“所识”均乏“精彩”呢?闻一多未进一步申述自己的理由。

闻一多不用梁实秋译稿,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:

一方面,是为《学文》月刊计。

《学文》月刊之于闻一多,可谓意义非凡。在致梁实秋在这封信中,他一再强调,“老实说,我辈办《学文》,不免有与他方对抗性质”,“《学文》有与他人对抗性质”,“意欲与人抗衡”。《学文》月刊到底与谁“对抗”或“抗衡”呢?卞之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:“《学文》起名,使我不无顾虑,因为从字面上看,好像是跟上海出版,最有影响的《文学》月刊开小玩

笑,不自量力,存心唱对台戏。但是它不从事论争,这个刊名,我也了解,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,引用‘行有余力,则致以学文’的出典,表示业余性质。”^⑪卞之琳此话暗示,《学文》月刊有与上海《文学》月刊(傅东华、郑振铎、王统照等编辑)相对抗之意图,其表面上的“自谦”实为有意味之“傲慢”。同时,在北平,新起了《文学季刊》(郑振铎、章靳以主编)等众多刊物,竞争也异常激烈。因此,闻一多和叶公超“无时不在紧张状态”,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也正因为如此,闻一多对来稿的选用颇为严格,以为“刊物一出,几乎非篇篇精彩,不足以致胜”,否则,“其结果之严重,有不堪设想者”。在他看来,“僻处海隅”的梁实秋对于《学文》月刊所面临的如此严峻之形势,恐怕“尚未深知”,“纵知之,亦未亲身经验”。

另一方面,是为梁实秋本人计。

闻一多说:“今弟与公超竟黜吾兄之文而不用,诚出吾兄之意外,其失望可知也,其愤慨可知也,然而长此以往,窃为吾兄危之。”他和叶公超不用梁实秋的译稿,梁实秋有“失望”“愤慨”之情是可以理解的,但他们不用梁实秋译稿,其实是为梁实秋着想的,是出于对梁实秋的爱护或保护。他认为,作为“台柱人物”的梁实秋,不能潦草塞责、自贬身价,不该以如此平平之作“与世相见”,而应将精彩之文字“供献于读者”。他直言不讳:“吾兄孤踞海隅,尊为人师,一市之名流,一校之名教授,岸然自喜,骄气逼人。”因此之故,闻一多不惜得罪多年老友,“敢冒万死以正告”之。

这封信是闻一多写于叶公超电话传诵梁实秋来函的当天,其情绪难免有些激动,因而行文峻急,语势凌厉,咄咄逼人。写完之后,他可能觉得不妥,所以没有寄给梁实秋。

梁实秋的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后来还是登载在《学文》月刊1934年6月1日第1卷第2期,大概是闻一多做了妥协抑或是叶公超从中调停的结果。梁实秋在此文末所附“译者案”中,提出了四点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其中,前两点与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“编者案”大体相同,后两点是新增加的内容:

此文系译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份之Adelphi。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:(一)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是很崇拜的。马克思(思)在《亚典的提蒙》中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于金钱的观念是正确精到的。(二)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或艺术家,他的作品反映着人生的各方面。他在《亚典的提蒙》中表现着极度的愤世嫉俗之情,但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人生观的全部。马克思(思)所以抓住这两段文字,不过是因为这两段合于他的学说,故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罢了。(三)马克思(思)的解释有牵强造作处。他的见解自然是很锋锐,但是他的表现法似乎太Paradoxical了。这是在这一段文中可以看出来的。平心而论,金钱万能固是古今中外一致的定论,而天下似乎是也还有不能被金钱买到的东西在。(四)引莎士比亚剧中一段对话或独白而递认做是莎士比亚自己的主张,是一件很危险的事,《亚典的提蒙》关于金钱的那几段,自然是莎士比亚的理解的一部分,不然他绝不会写出来,可是若即认做是他的中心思想,我却不敢轻信。

梁实秋将两年前已经发表的一篇译稿投给新开张的《学文》月刊,实在有“潦草塞责”“偷懒”之嫌。闻一多也许并不知道这一节,若知道,其不用梁实秋译稿的理由恐怕更为充分了。

三

在《学文》月刊第1期出版之前,闻一多在致饶孟侃信中就说过:“我预想公超放洋后,不寒而栗矣!”^⑧果然不出闻一多之所料,叶公超放洋后,《学文》月刊出完第4期便无疾而终了。梁实秋对闻一多“承许之万言长文”,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。

《学文》月刊停办,学文社并未随即倒灶,曾力图重振旗鼓,计划新办《学文季刊》,主其事者是梁实秋。1935年4月9日,梁实秋在致南京正中书局经理吴秉常信中称:“弟与在平友人叶公超、余上沅等组织学文社,出版《学文》月刊一种,已出四期,旋以叶、余二君相继出国,属弟继续主持其事……”^⑨此前,即3月16日,梁实秋曾致信王平陵,委托其向正中书局介绍《学文季刊》出版事宜,并附上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《学文季刊计划》^⑩。计划共列有八条,第一条为

办刊宗旨:“学文季刊社现拟出版季刊一种,内容专载文学作品,对于左倾理论采坚决反对态度。与生活书店版之《文学季刊》态度不同。”第二条明确表示:“季刊由梁实秋任编辑,负全责。”第八条为“季刊约定撰稿人”名单,包括胡适、杨振声、余上沅、闻一多、叶公超、陈梦家、饶子离(孟侃)、林徽音(因)、谢冰心、梁实秋、赵少侯、沈从文、朱光潜、李长之和陈铨等。除谢冰心、赵少侯、朱光潜、李长之外,其他人都在《学文》月刊上发表过作品。在《学文》月刊上发表过作品的,如废名、钱锺书、李健吾、臧克家、唐兰等,未被梁实秋明确列为“季刊约定撰稿人”。经过梁实秋多次与正中书局商议之后,正中书局制定了具体、详细的出版计划、经济预计和依据(出版合同书)。但不知何故,《学文季刊》最终还是未能办成。“胎死腹中的《学文季刊》成了梁实秋和‘新月派’同人无法实现的梦想,也留给后人以想象的空间。”^⑪

很少有论者注意到,在筹办《学文季刊》的同时,梁实秋还在成舍我创办的《世界日报》上主编过一个副刊——《学文周刊》。

1935年3月4日,《世界日报》第3版头条登载一则启事,称:“自本周起,每星期一,出版《学文周刊》,由北大教授梁实秋先生主编。其创刊号即于今日出版,登在第三张第十二版。”第12版,《学文周刊》刊头处标明:“编辑者:学文周刊社”,“通讯处:内务部街二十号梁实秋转”。第1期第一篇文章是梁实秋以“编者”名义所写的《“学文”的意义》,可以视为《学文周刊》的发刊词。文中说:“这小小的刊物今天第一次与读者见面,本来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发什么宣言,夸什么使命,我们只是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偶然聚在一起,感觉到寂寞,于是办一个副刊,写写文章算是互相观摩,假如写的东西还有点意思,也会对于读者们多少有点解闷的功效。”^⑫从其对“学文”意义的阐释来看,《学文周刊》所持的态度与《学文》月刊、《学文季刊》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。同年6月3日,《学文周刊》停刊,共出14期。梁实秋在刊登于第14期上的《学文周刊社启事》中说:“本刊现应世界日报社之请,自本期起停刊。此后拟另行接洽出版处所,

一俟筹划完毕,仍当继续刊行。”但此后,始终未见《学文周刊》“继续刊行”。

《学文周刊》多刊登随感、诗歌、译作等,篇幅大都比较短小。梁实秋除用本名外,还以刘惠钧、绿绮、百紫等笔名在《学文周刊》上发表了一些文章。经常为该刊撰稿的,另有赵少侯、徐芳、郝瑞桓、刘荫仁、温光三、吴兴华、李长之、包乾元、周丰一、陈云生等人。其中,在《学文》月刊上发表过作品的,仅有梁实秋、包乾元和徐芳等3人。其余的大多是刚出茅庐的新人,如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和年仅14岁、中学毕业后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吴兴华等。《学文周刊》的作者阵容,显然不及《学文》月刊和计划中的《学文季刊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梁实秋创办《学文周刊》,闻一多与胡适、叶公超、余上沅等“平中同人”亦“未捧场也”。

注释:

①梁文蔷:《为梁实秋〈谈闻一多〉补遗》,《今晚报》2006年5月16日。又见梁文蔷:《春华秋实》,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,第111页。

②原稿中,“精彩”或写作“精采”。

③④闻立鹏、张同霞、闻丹青:《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》下,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,第280—283、277页。

⑤叶公超:《我与〈学文〉》,《叶公超批评文集》,珠海: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,第255页。

⑥第1期版权页署“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”,实际出版时间可能延期了。

⑦1934年3月1日,闻一多致信饶孟侃,称刊名取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之意,“在态度上较谦虚”(见《致饶孟侃》,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2卷,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274页)。

⑧梁实秋对《匡斋尺牋》评价甚高,认为“在《诗经》研究上,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,他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解释《诗经》”(梁实秋:《谈闻一多》,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,第55—56页)。

⑨1927年7月,闻一多曾有一篇长文《诗经的性欲观》就连载于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上。

⑩闻立鹏、张同霞、闻丹青:《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》下,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,第275页。

⑪马克思:《资本论》第1卷,北京: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,第152页。

⑫题下标注“马克思作(节译 Karl Marx: 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)”。

⑬今通译为《雅典的泰门》。

⑭程慎吾译:《莎士比亚论金钱》,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1932年12月10日第6期。

⑮卞之琳:《窗子内外:忆林徽因》,《卞之琳文集》中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181页。

⑯《致饶孟侃》,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2卷,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275页。

⑰参见王京芳:《梁实秋、正中书局与〈学文〉月刊的续办》,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3年第4期。

⑱《梁实秋手迹》,《出版博物馆》2010年第1期。

⑲陈子善:《梁实秋与胎死腹中的〈学文季刊〉》,《东方早报》2010年6月27日第B13版。

⑳编者:《“学文”的意义》,《世界日报·学文周刊》1935年3月4日第1期

A Discussion on the Letter from Wen Yiduo to Liang Shiqiu

Chen Jianjun Qi Hui

Abstract: On May 10, 1934, Wen Yiduo sent a letter to Rao Mengkan, accompanied by a letter to Liang Shiqiu. In the letter, Wen Yiduo explained that Liang Shiqiu's translation of *Shakespeare on Money* was not used for the first issue of *Xuewen Monthly*. He also advised Liang Shiqiu not to depreciate his own values. This letter, which was not actually sent to Liang Shiqiu, was listed out of *Complete Works of Wen Yiduo*.

Key words: Rao Mengkan; *Xuewen*; *Shakespeare on Money*